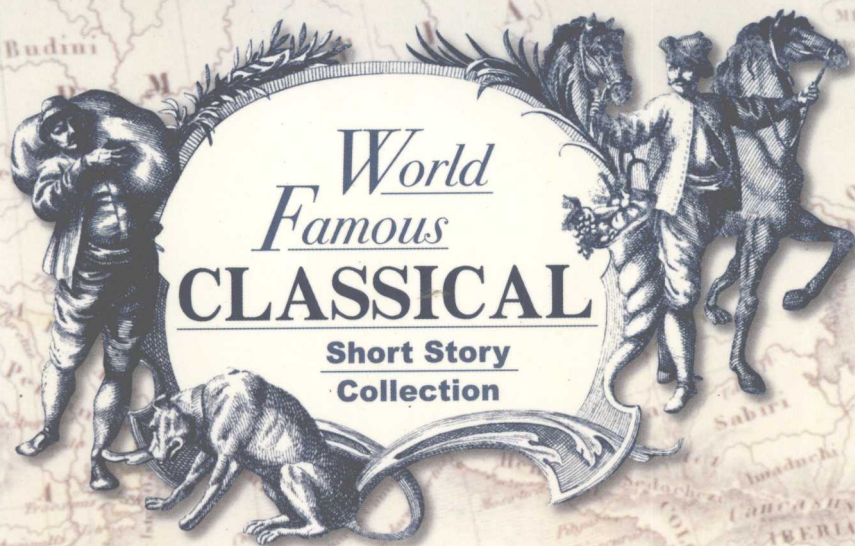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列夫·托尔斯泰、法朗士

经典小说

上

敦向荣 叶枝繁/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列夫·托尔斯泰 法朗士
经典小说

(上册)

敦向荣 译
叶枝繁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本书编委会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5

ISBN 7-80606-482-6

I. 世... II. 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40 号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列夫·托尔斯泰 法朗士经典小说

作 者 ☐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法) 法朗士

译 者 ☐ 敦向荣 叶枝繁

责任编辑 ☐ 李相状

出版发行 ☐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00)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408.75

ISBN 7-80606-482-6/G·110

定 价: [全套] 1000.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生于贵族家庭。1844年进入喀山大学,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思想。1852年参军,在此期间开始文学创作。

1852年,托尔斯泰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自传体小说集《童年》。后来又发表了自传体《少年》,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等早期作品。后期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舞会以后》等名篇。

托尔斯泰继承了俄国和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思想,但又不受原有的思想局限;擅长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提倡真、善、美的人类生活。

法朗士(1844—1924)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生于书商家庭。19世纪90年代参预了德莱福斯事件,坚决站在了民主阵营一方,反对当时的反动政府。另外,还经常积极加工人的活动。这些都为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

法朗士具有较强的民主思想,他通过艺术创作无情地揭露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黑暗和丑陋,抨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虚伪和奸诈。

法朗士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寓言小说《企鹅》和短篇小说《圣母的杂耍艺人》、《教士的木犀草》、《衬衫》等。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目 录



目 录

1

列夫·托尔斯泰经典小说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1)
暴风雪	(39)
一个地主的早晨	(76)
哥萨克	(130)
伊万·伊利奇之死	(357)
克莱采奏鸣曲	(427)
谢尔盖神父	(532)
舞会以后	(583)

法朗士经典小说

衬 衫	(596)
圣母的杂耍艺人	(636)
教士的木犀草	(642)
幽灵的弥撒	(644)
里 凯	(650)
深刻领悟的教训	(655)
克兰比尔	(662)
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	(692)



列夫·托尔斯泰经典小说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列夫·托尔斯泰经典小说

1

已经有六个月过去了，自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射出第一枚呼啸着的炮弹，炸毁了敌区的工事之后，便有无数颗榴弹、炮弹和枪弹持续地在棱堡和堑壕之间来回飞奔，而死神也在它们的上空盘旋。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内心蒙受了凌辱，成千上万的人获得了满足，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倒在死神的怀里。无法计算有多少被戴上的星章，又有多少被摘下；有多少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还有那数不清的粉红色棺材以及用亚麻布盖着的尸体！但是从棱堡上发出的炮声仍然不绝于耳，在这样凉爽的夜晚，法国士兵还要在一种习惯性的战栗和迷信的恐惧中，在他们的营地上，远远地瞭望塞瓦斯托波尔棱堡附近由于遍地的弹坑而发黄的土，瞭望我们的水兵在棱堡上闪动的黑影，数着那些有铁炮激愤着伸向前方的炮眼。与此同时，在我方的信号塔上，军士领航员依然用望远镜注视着法国士兵晃动的身影，观察着他们的炮台、帐篷以及活动在绿山上的纵队和升起在堑壕里的硝烟。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多不同种类的人，怀着同样的热情，带着各不相同的希望，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汇聚到这样一个死亡地带。

然而，火药和流血的方式也都无法解决外交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总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想法：假设交战国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各自从军队中撤退一名士兵，结果会怎样呢？虽然这种想法十分奇怪，但是为什么不可以试试呢？如果继续下去，那么双方都各自撤退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等等，最后双方的军队里都只剩一名士兵（假定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量与质等价）。在那一时刻，如果理性的人们中那些理性的代表们之间确实存在非武力所不能解决的复杂的政治问题，那么就让这最后两名士兵去彼此残杀吧。他们俩当中，一个攻城，另一个守城。

这样的设想似乎很离谱，但它是正确的。确实如此，一个俄国人与同盟军的一个代表作战，这同八万人对八万人作战又有什么不同呢？要不然，怎么不十三万五千人对十三万五千人，或者两万对两万呢？怎么不二十对二十呢？所以，为什么不可以一对一呢？绝对不能认为这种办法比其它任何一种办法更为不合理。事实上，一对一的办法更为合理些，因为它更人道。有两种可能：或者战争是疯狂的，或者想要制造这种疯狂的人，决非我们通常所想的那样，而是没有理性的。

二

一支军乐队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林荫道上的亭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旁演奏，许多军人和妇女轻松愉快地在小道上漫步。春天，娇艳的太阳一大早便升起在英军的工事上空，渐渐地移到棱堡上，而后又到城市上空，移到尼古拉耶夫兵营上，用它那清新愉悦的光辉照耀着万物，此刻它又在那遥远的蔚蓝色的大海上降落，大海有节奏地起伏着，银光闪烁。

一位步兵军官一边往手上戴一只很清洁但不很白的手套，一边从坐落在大海街左面的那幢水兵住宅中的一座小屋的便门里走出来。他是个高个子，背有点儿驼。紧接着，他思索着看看自己的脚下，而后登上小山，朝林荫道走去。尽管这位军官额头较低，貌不出众，并且面部表情暴露出他反应的迟钝，但是看得出他是个做事周全、诚实、正派的人。他的身材很差——腿长、动作笨拙，举止间总显得不安。他戴着一顶半新的军帽，身上的那件薄军大衣颜色紫得有些奇怪，衣襟下还露出一条金表链；他的裤脚上还缝着套带，那双小牛皮靴子的后跟虽然磨歪了一点儿，可很干净很亮，不过，与其说是因为平日里步兵军官不常有这样的装束，倒不如说根据此人的整个神情体态，一个有经验的军人毫不费力地就能看出他并非一个普通的步兵军官，而是个身份较高的人。他的相貌告诉我们，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否则他可能会被人当作是德国人，一个副官，或者是个团军需官（那他就得带马刺了），或是个在战时从骑兵队亦或是从近卫军临时调来的军官。实际上，他就是从骑兵队调来的。此刻，他朝着山上林荫道走去时，他想起了刚才收到的一位旧同僚（现已退伍，为 T 省的一名地主）和他太太（面色苍白、蓝色眼睛的娜塔莎，他要好的朋友）的来信。他想起信中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残废人报》一到，普普卡（那位退伍的骑兵如此称呼他太太）就急忙跑到外屋，拿起报纸就到凉亭里的 S 形坐椅旁，或到客厅里（记得吗？当你的团驻扎在这个城市里，咱们在一起度过了那样美的寒冬夜晚），你无法想像她是用何种热情去读你们的那些英雄事迹。她总会说起你，用这样的话语：‘你看，米哈伊洛夫这个人实在可爱！等到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亲吻他不可，他在棱堡上奋战，将来报纸上也一定会登上他得到乔治十字勋章的消息，’还有许多类似的话，这可真的使我吃起你的醋来了。”他又在别处写道：“我们的报纸来得太迟，小道消息是很多的，但又不能轻易去相信。例如，昨天有几位你所熟悉的搞音乐的小姐就说，拿破仑好像已被我们的哥萨克抓获了，而且已被押遣到彼得堡，但你也清楚，这种消息我是不会相信的。有一个来自彼得堡的人，（他是大臣的亲信，身负特殊使命，他十分可爱。像现在这样城里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想像不出，他对我们来说，是个消息神通的人物。）他曾毫不犹豫地向我们透露：我军已经占领了叶夫帕托里亚，所以法军便与巴拉克拉瓦失去了联系，并且告诉我们在这次战役中，我军牺牲二百人，而法军死亡一万五千人。普普卡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异常地高兴，她兴奋了一整夜；她还说她有预感，她确信你一定参加了这次战斗，并且立了大功……”

在读到这些信中的词句和话语，在体会到这封充满强烈感情语气的信时，傲慢的读者或许会对穿着后跟已被磨损的皮靴的米哈伊洛夫上尉的正派，对他那位将“消息灵通”误写成“消息神通”而又对地理有着独特概念的同僚，对他那位坐在 S 形椅上的面色苍白的朋友（或许读者还会想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像这位太太的指甲大概很脏),总之,对于他所蔑视的这个轻浮而又混乱不堪的外省社交界,将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真实的,但却印象极差的想法。但是,米哈伊洛夫上尉还是满怀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惆怅和快乐的心情回想起他的那位面色苍白的外省女友,想起他和她常常在黄昏到来时,坐在凉亭上互诉衷肠的情景,想起他们在书房里打牌为一个戈比下赌注时,那位心地善良的枪骑兵同僚怎样地发脾气,怎样赌输了,以及他的太太笑话他的那些情景,——他回味着他们对他的友谊(他感到在面色苍白的女友面前还有一种超过友谊的东西),他们以及他们家中的布置都以一种十分甜蜜和令人向往的玫瑰色在他心中掠过,于是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放着那封使他倍感亲切的信的衣袋,他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了。这些回忆之所以会对米哈伊洛夫上尉产生这样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他现在所处的步兵团这个圈子,比他以往在 T 城以骑兵军官的身份跻身于那些太太小姐们情人般的姿态之间,处处受到恭维的那个圈子要乏味多了。

他以往的生活圈子确实比现在要好得多,因此,他总在开怀畅谈的时候告诉他的那些步兵同事们说,他过去拥有自己的轻便马车,他曾参加省长举办的舞会并跳过舞,他还和总督打过牌。他的同事们表现出冷漠的、有所怀疑的神态。他们听任他讲,好像只是不想反驳他、指出他的漏洞而已——“就让他说吧”,而他对于同事们的那些粗俗的态度,比如痛饮伏特加,或用旧纸牌赌四分之一戈比的赌注等等没有表示明显的鄙视,那只是因为他的性格十分随和,易于与人相处以及做事小心谨慎的缘故。





米哈伊洛夫上尉不知不觉地由回忆进入幻想和希望之中。他穿着那双后跟早已被磨损的靴子，一面在狭长的胡同里走着，一面想道：“如果娜塔莎忽然在《残废人报》上读到那些关于我是如何第一个爬上大炮并且获得乔治勋章的描述时，她该会怎样的惊喜啊！按照以往的规矩我就该升任大尉了。而后逐级上升，这一年中升为上校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已经死了很多人了，而且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这方还会有许多人被打死。而战争还将继续下去，还会有仗要打，所以像我这样有名的人就可以统率一个团，可以当中校，可以戴上安娜勋章，然后当上校……”随后，他就是将军了，按照他的幻想，到那时，他那位同僚就已经死了，娜塔莎做了寡妇，他当然会给她面子，去拜访她。正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耳边响起了清晰悦耳的音乐声，人群也跟着映入他的眼帘，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在林荫大道上，他依旧是那个无足轻重、胆小粗笨的步兵上尉。

三

他走近军乐队所在的亭子跟前，同团的几名士兵正拿着打开的乐谱，就像乐谱架似的站在乐师们面前。文书、士官生、带着小孩的奶妈和身穿旧军大衣的军官，这些人在乐师们的四周围了一圈，他们好像是在听音乐，其实只是看热闹罢了。大多数的水兵，副官和戴白手套、身着崭新军大衣的军官在亭子周围站着、坐着，或来回地走动。还有许多不同的军官和各种各样的妇女悠闲地在林荫大道上的树荫下散步，那些妇女当中有戴着帽子的，而多数妇女都用头巾包





着头,当然也有既不包头巾也不戴帽子的,可没有一个是上了岁数的,这很值得注意,她们都是些年轻的女人。而在下面,在绿荫覆盖、芳香弥漫的刺槐林荫小道上,一些喜爱恬静淡雅的人们在那儿漫步或者闲坐。

林荫道上遇见米哈伊洛夫上尉的人当中,只有团里的两位大尉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会与他热烈地握手,除他们以外,谁也没有特别高兴表示。而那两个人,头一个穿着驼毛裤子,没有戴手套,军大衣也破了,他面红耳赤,并且不停地流汗,而后一个大叫大嚷,说话粗俗,肆无忌惮,使人耻于跟他们一路同行,尤其在那些戴着白手套的军官面前。米哈伊洛夫与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这两位先生一天要见六次面,握六次手,因此,他跟他们在一起散步怎么会有愉快的感觉呢?而且他又不是为了这两个人才到军乐队这里来的。于是,米哈伊洛夫上尉对那些军官中的一位副官鞠躬致意,他还可以对另一位——一位校官,向他鞠躬表示问候,因为他们已经在一位彼此都很熟悉的人那儿见过两次面。

他很想走到刚才他已鞠躬问候过的那位副官跟前,和那些先生们共同谈话,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大尉、帕氏捷茨基中尉或其他的人看见他和他们在一起谈话,而只是因为他觉得他们都是些可爱可敬的人,并且他们消息灵通——也许会跟他说点儿什么

.....

然而,米哈伊洛夫上尉心里十分胆怯,怎么也不敢走上前去,这是为什么?他总是想:“如果他们不向我还礼怎么办?或者跟我打过招呼之后,仍然继续他们自己的谈话,而



对我却不予理会,那该如何是好?或者他们干脆走开,置我一人于显贵之间,那又怎么办?”显贵这个词(指无论哪个阶层中的佼佼者)在我们俄国(或者有人认为这儿不会有、不该有这种东西)从某个时候起就十分流行,并且随着虚荣心深入到各个角落及社会各个阶层(这种恶劣的嗜好在何种时代、何种环境下才不会深入呢?),深入到商人、官吏、文书和军官们中间,深入到萨拉托夫、马马迪什、文尼察以及凡是有人的地方。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里人很多,所以就有许多的虚荣心深入其中,尽管死神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降临到任何一个显贵或非显贵的头上。

在奥布若戈夫大尉的眼里,米哈伊洛夫上尉是显贵,因为他身着干净整洁的军大衣,手戴一副干净的手套,尽管他有些尊敬他,但对这一点却受不了;在米哈伊洛夫上尉眼里,卡卢金是显贵,因为他是副官,并且与别的副官你我相称,尽管米哈伊洛夫怕他,但对他仍有十分的好感。而对于副官卡卢金来说,诺尔多夫伯爵是显贵,他总在心里骂他、瞧不起他,因为他是跟从皇帝的武官。“显贵”这个字眼令人生畏。当佐博夫少尉从一个和校官坐在一起的同僚身边走过时,本来没有任何好笑的事情,但他为什么要那样不自然地笑呢?只不过是做给别人看,以表明自己虽非显贵,他也绝不比他们低下。校官为什么要用那样微弱的、满不在乎的腔调说话呢?不就为了让对方知道他是显贵,是位愿意与少尉聊天的平易近人的人吗?为什么士官生跟在一位第一次见面、并且从来不敢靠近他的贵妇身后走时,要那样挥起胳膊、挤眉弄眼呢?还不是想对所有的军官表示,尽管他对他们脱帽敬礼,但他仍然是一位显贵,并且他感到万分





自在。炮兵大尉为什么要那样野蛮地对待那位心地善良的传令兵呢？为的就是让人们都明白他决不巴结也不需要显贵，诸如此类，等等。

虚荣、虚荣，无处不在的虚荣——甚至在那些行将就木的人和决心为了崇高的信念而献出生命的人中间，也存在虚荣。虚荣！或许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和特有的疾病。为什么在过去的人们之间不曾有过这种天花和霍乱一般的恶癖呢？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为什么只有三种人：一种是虚荣的始终被当作必然存在的事实，因而它便是无误的，因而毫无顾忌地屈服于它；另一种是将其视为不幸，但又无法克服的人；第三种是毫无察觉地、在它的影响下盲目行动的人。为什么荷马与莎士比亚这一类的人所讲的是爱情、光荣与苦难，而我们当代的文学中却充斥着关于“势力”和“虚荣”的无止尽的故事呢？

米哈伊洛夫上尉有两次都犹豫不决地从那些被他认为是显贵的人的身边走过，直到第三次，他才鼓足勇气走到他们身边。那一圈儿人共四位军官。副官卡卢金，他是米哈伊洛夫的熟人；副官加利钦公爵，对卡卢金而言，过去他也算得上是位显贵；中校涅费尔多夫，他是所谓一百二十二名上流人士当中的名流之一；他在退职后又参军，这其中有受爱国心的影响，也有虚荣心的驱使，但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这么干。俱乐部中的这位莫斯科老单身汉，在这里是算那种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懂、又要对上级所有的命令进行批评指摘的牢骚派；这圈儿人中，还有一位是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他是一百二十二名英雄当中的一个。米哈伊洛夫十分走运，因为卡卢金的心情非常舒畅（适才将军极为信任



地与他谈话，而加利钦公爵从彼得堡来之后又住在他那儿），他想，与米哈伊洛夫上尉握握手并不损害自己的尊严，但普拉斯库欣却不能下定决心去这样做，尽管他经常在棱堡与米哈伊洛夫见面，多次喝他的葡萄酒和伏特加，甚至还欠他十二个半卢布的赌账。但他和加利钦公爵还不是很熟，所以他不愿在他面前表现出自己与一个普通的步兵上尉的认识。他只是对着米哈伊洛夫微微地点了点头。

“嗨，上尉”，卡卢金说，“什么时候再上棱堡去呀？您没忘记那天我们在施瓦尔茨多面堡的碰面吧？打得真够激烈，你说呢？”

“是的，确实很激烈，”米哈伊洛夫说着便伤心地想起了那天晚上他狼狈不堪的样子，正当他曲身从堑壕里钻进棱堡时，卡卢金挥舞着军刀发出铿锵的声响，精力充沛地走来。

“按照规矩，我本该明天去，但是，”米哈伊洛夫紧接着说，“我们的一位军官病了，所以……”他本想说明不该轮到他去，但是由于八连连长害了病，连里只剩下一个准尉了，他感到在这种时候，建议自己去代替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今天他就要去上棱堡。但是卡卢金并没有听他把话说完。

“我总预感这几天会有些麻烦，”他对加利钦公爵说。

“是吗？今天总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米哈伊洛夫这边瞧瞧卡卢金，那边看看加利钦，胆怯地问道。没有人搭理他。加利钦公爵皱了皱眉头，斜着眼睛从帽子侧面望过去，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包红头巾的那个女孩子实在很美。您认识她吗，上尉？”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她是一个水兵的女儿，她就住在我宿舍的附近。”上尉回答道。

“我们去仔细瞧瞧她。”

于是加利钦公爵一手挽着卡卢金的胳膊，一手挽着上尉的胳膊；在此之前，他深信这将给后者带来极大的快乐，事实也确实如此。

上尉是个迷信的人，在作战之前调戏妇女，他认为这是很大的罪过，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却装出一副大色鬼的模样，尽管如此，加利钦公爵和卡卢金对此还是不会相信的，只是那位包着红色头巾的姑娘感到十分的诧异，因为她多次见到上尉红着脸从她的窗前经过。普拉斯库欣跟在他们后面，不断地碰碰加利钦公爵的胳膊，用法国话品头论足。但是，由于四个人无法并排走在小路上，因此他不得不一个人走，到了转第二圈的时候，他才挽住了那位主动走来跟他谈话的出了名的、勇敢的海军军官谢尔维亚金的胳膊。他也很想加入这个显贵的小圈子里，于是这位著名的勇士便高兴地将自己那只肌肉发达、令人敬佩的胳膊伸进了普拉斯库欣的臂弯里，尽管大家，包括谢尔维亚金都很清楚，普拉斯库欣的确不是什么好人。普拉斯库欣很想让公爵知道他是如何认识这位海军军人的，于是他小心地对他说，这是一位有名的勇士，但是，加利钦公爵认为自己的勇敢决不亚于那位先生，因为他昨天到过第四棱堡，曾看到过榴弹就在距离自己二十步之遥的地方爆炸，而且他还认为很多人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因此，他根本就不理会谢尔维亚金。

米哈伊洛夫上尉因为能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散步而感

